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八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神道碑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躬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母爲楊王夫人建祠于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卽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

灑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
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
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
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
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
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
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
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
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

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
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
以杖觸王之胯曰舟至矣奈何不起乎王驚寤忽身
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于元將元將
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
板下自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
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開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
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
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

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
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
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
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
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
己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
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
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
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

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
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戲盛哉昔日史臣贊
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
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
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
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或知以
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旣序
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極先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

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
閭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
汝往葺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
猙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
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
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栽巍日照月臨
風行電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
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
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銘

上天既革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
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
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
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
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
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
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

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
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
温州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
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
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
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早歲宦遊京
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
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
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

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
下夜夢神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
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旣歸葬於縣北之圍
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
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
就當元之季江淮俶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
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
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爲盜江浙行
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

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
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
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
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
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
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温州叛者唯一二人耳若
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
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
無不破者若輩胡爲與賊守自取作虀粉耶將軍未

忍卽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
一破悔無及矣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
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
民以漁爲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
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旣
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
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
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子弟
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

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邨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旣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

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
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
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
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抹公
所守不降歲己亥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
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
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
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於公
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

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旣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

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於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讐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